恋爱即是战争

\*一发完

\*大学校园，看水火不容的室友line是如何搞在一起的

\*全文1.5w字

///

01.

“罗渽民，你再在晚上打电话我就打爆你的头。”

漆黑的宿舍中飘来一句压低声音的警告，尽管声音很轻，但也可以感受到里面蕴含了多少忍无可忍的愤怒。

从2号床的视角看过去，对床一直传来小声的交谈声，时不时还有笑声，在这个原本有四人，而李东赫又出去网吧包夜，李帝努早早睡去的寝室里，觉浅的黄仁俊成了此时唯一的受害者。

“啊…没什么，…我们这边有个神经病啦…没关系你接着说。”

那人低低的嗓音，笑着传递到了黄仁俊的耳朵里，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东赫今天不在状态，草草结束了手上这把，跟两个隔壁班的打了招呼，拖着一副疲惫的身躯来到寝室楼下，轻车熟路的把那把偷换过的锁头掰开，在寂静无声的宿舍楼里步子飘逸。

好不容易爬到顶层，漆黑的楼道像一口深渊，让他脆弱的心灵抖了抖，胆战心惊的摸着墙壁小心地走着，突然，前面不远的房间亮了，他定睛一看：607室，也就是他的寝室，在这个寂静无声的夜晚，在这个状态不佳连掉排位的夜晚，亮着暖黄光源的宿舍徒然成了他漂泊在外却始终坚定不移等待着的港湾。

李东赫边走边欣慰到假哭：在上大学的第三年终于感受到了和那三个混小子之间的默契！

于是他步伐稳健的冲向607，飞快地掏出钥匙。

他已经想好了，不管打开门是谁留在那，他都会上去紧紧拥抱那个人，告诉他从此以后你就是我李东赫一辈子的朋友！

门锁轻轻转动，李东赫笑眯了眼睛，满怀着欣喜，和仅存的良知，压低声音道：

孩子们！我爱死———

“罗渽民你去死吧！！”首先是一声凄厉的怒吼，一开门就把他刚才小心翼翼压低的嗓音给冲了个一干二净，黄仁俊手从开关上放下，他才漂了没几天的金色头发像燕子用秋天稻草所筑的窝一样顶在脑袋上，底下一张小脸，飘着青黑色眼圈，嘴唇干裂起皮，有一块被他啃出了血。

他光着脚，穿着那件全身印满没嘴河马的白色睡衣，以李东赫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冲向他的对床，恍然中留下印象的只有那张凶神恶煞的脸。

而被袭击的那张床显然也早就在那声吼叫的同时做好了准备，罗渽民在底下的人爬上去的同时，抓着机会快，准，狠的一脚按在那人脸上。

他一手支着头，一手百无聊赖的挠挠他也才漂了没几天的粉毛，在这时和门口冻住了的李东赫四目相对——两只眼睛惊喜的放出光，用好像三百年没见过了的热情给他打招呼：

哟，回来啦？

然后优雅的收回那双大长腿。

…………

全场寂静无声。

被一脚踩脸上，静止了两三秒的黄仁俊，在此刻终于回过神来，嘴角慢慢上扬，仔细看却能发现整个面部肌肉都在用力控制，以至于微微发抖。

李东赫用他活了二十年的人生经验发誓他真的从黄仁俊充满诡异的笑里感受到了杀气。

所以在下一秒，黄仁俊一手捞起罗渽民桌上的水杯迎面给对着的人泼了个干净的时候，他确实没来得及阻止。

罗渽民那明显今晚才洗得飘逸蓬松的粉毛霎时间因为加了超多糖的咖啡而粘在一起，一缕一缕的，像是竖着的百叶窗，也像隔壁艺术系女生牛皮包上的流苏。

平日里总是有意无意炫耀他那张帅脸的人，在感受到从脸上，头发上，手上传来的令人恶心的粘腻感后，笑容逐渐僵硬。

到这里，事情都还在可控范围内的。

李东赫在心里安慰自己，向前一步，第三千五百六十五次换上那副劝和的表情，而主台词：有话好好说。才讲了一半，就被一声，不，应该说是一连串猖狂的笑声给打断了——

黄仁俊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脸色逐渐暗沉的罗渽民，笑得眼泪花儿直冒：

我操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油头简直太秀了，哎罗渽民以后你发型要不我来帮你弄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完了。

李东赫一秒钟卸下那副楼道热心大妈，街道友善路人的劝架嘴脸，自然而然的捂住耳朵转过身。

啊———！！！

黄仁俊的惨叫以这间小小的屋子为圆心光速扩散，带着势不可挡地威力响彻了整个六层，整栋宿舍，整个北校区，和凌晨三点的寂静夜晚。

李东赫面无表情地看着周围四面八方飞快亮起的灯，和无数句被吵醒时候的咒骂，偏头撇了一眼后知后觉从床上惊坐起来，浑身散发着：我谁这哪干啥？气息的李帝努，和身后扭打在一起，中途时不时发出的惨叫和气急败坏脏话的那一坨。

心里已经听到宿管阿姨那双矮跟小皮鞋哒哒踩着台阶的响动，和因飞快上楼而气息不稳的喘气声。

操，

谁他妈让我回来的？

02

607四个人，参差不齐的站在办公室里。脸冒油光还秃了顶的主任一个不差的全部眼神教育了一番，而后狠狠的咬着牙龈：还有呢？

黄仁俊第一个举起手，他套了件宽大的灰色卫衣，把手缩在长长的袖子里，一张清秀小脸激动的通红：

“老师！事情不是这样的。”

身旁的人带着个发带，把匆匆清洗失去造型的粉色头发固定在脑后，露出额头鼻子下巴刀削过一样的尖锐线条，他高高的扬着修长的脖颈，平静地点点头，严肃地抿起了嘴，用那双桃花瓣一样的眼睛紧紧盯着教学办主任：

“没错，这上面说的根本不是事实，我们607宿舍感情很好，尤其是我和仁俊。”

说罢作证式的搂住旁边人瘦小的肩膀，笑出一口整整齐齐的大白牙：“是吧？俊俊？”

李东赫触电般的打了一个恶寒，又飞快的站定，听到这句话想象到黄仁俊的各种心理活动，十分难受的陷入了憋笑地狱。

“…对啊，我和他关系最好了，娜娜。”黄仁俊咬着牙扯出一个完美的微笑，把重音放在了最后两个字上，对方笑着应了，脸上完美的面具毫无破绽，可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指却悄悄使上了劲，他忍住了痛，觉得比起内心的愉悦来说，这点小事微不足道。

可惜的是再怎么装兄弟情深也比不上凌晨三点吵醒宿舍楼罪大恶极，四个人两个主角一人拿了一张处分条，另外两个也得了口头警告。从教学办出来的时候黄仁俊狠狠地瞪了背后把表格折成飞机卡在破洞裤洞口上的人，走得慢悠悠地，引起了黄仁俊的不满。

“你大爷啊？走这么慢。”

“看，我孙子真乖。”对方认真的拍了拍旁边李帝努的肩，气得黄仁俊冲上去，被李东赫拦腰举起：

“大哥，算了算了。”

李帝努叹了一口气：你说你俩怎么又对上了？不是都平静这么久了，我可不想再过以前的修罗地狱啊。

黄仁俊咬着牙，愤愤：谁叫他大晚上和小女朋友调情影响我睡觉。

被点到名的人目光一紧，总算换下了他那副人见人爱的笑脸，表情一冷：是你先开始的。

“放屁。”黄仁俊脖子上青筋暴起，差点从李东赫胳膊圈里跳出来。

“我什么时候在半夜打电话过？”他毫不畏惧的对上那人眼睛，企图从中找到一丝破绽，好让他趁虚而入，把这一个星期以来在他身上受到的折磨通通说个痛快。最后大不了撕破脸搬出去住，老死不相往来。

反正他是受不了那人天天晚上跟别人调情。

结果罗渽民让他失望了，他在那双潋滟的眼里什么都没找到，学校里的女生总爱在微博上吹那人是N大校草，那双温和的微微下垂的眼睛给人以怜爱感，浓密的长睫毛又使人惊艳。于是她们说谁被那双盈盈的眼睛看上一眼，就知道里面有着怎样的清风徐徐，怎样的花瓣摇曳，怎样的星星闪耀。

可黄仁俊在里面什么都没看到，没有清风，没有花瓣，也没有星星，有的只是倒映出来的自己那张气势汹汹的脸。

那人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只留下生硬下撇的嘴角和绷紧的下颚线，然后快速从他面前走过。

李东赫赶紧给一旁反射弧绕地球半圈的李帝努打手势，那人才恍然大悟地跟上去。

而后的黄仁俊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瘪瘪的挂在自己手臂上，李东赫看着眼前低落的后脑勺，头上翘起的呆毛像是两只耷拉的狐狸耳朵。他举着黄仁俊颠了两下，发现他又瘦了。

“怎么回事啊？你们。”把人放下来，李东赫真实地发出了疑问。

罗渽民和黄仁俊，怎么突然之间又变成以前那种水火不容的关系了？明明这一年来他们都有着稳定的改变——

“之前好得我都以为你俩在一起了呢，”

黄仁俊突然僵硬，眼前闪过以前的画面，心里跟喝了中药一样苦。

说来也是神奇，他们四个虽然一间宿舍，但每个都来自不同的系。大一入学那天，黄仁俊十分沮丧的看着排好的寝室分配表，自己恰好是最后落单的一个，没办法和同班同学住在一起。

脚步沉重的在走向被分配寝室的路上，黄仁俊想了一路他会见到怎样的三个人，会不会别人早就打成一片？自己一个傻新来的，大概无法融进去吧。

幻想了还没开始的大学生活将如何悲惨，他爬一层楼叹一口气地到了六楼，走到607门前，一抬头却发现了同样表情阴郁的三个人，大家看起来好像互不认识。

李东赫四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状况，眼睛一点一点地亮起来，主动开口：“你们，不会都是自己班里落单的那一个吧？”

话音一落，齐刷刷亮起三双眼睛，四目相对时交换了一个难兄难弟的眼神，仿佛在认识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某种革命友谊。

这是黄仁俊第一次对上那双眼睛，那是一双眼型略微向下，到眼尾又略微向上，双眼皮形状深，卧蚕饱满，睫毛浓密的一双眼睛，望向他的时候还突然眨巴了几下。

于是他忽然感觉自己很紧张，仿佛再多看一眼就是不礼貌一样的错开视线，又对上另一个人弯弯的笑眼，与此同时在心里松了口气。

四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信息：音乐表演的李东赫，数学系的李帝努，影视文学的黄仁俊，和软件工程的罗渽民。

两文两理，配置还挺平均。罗渽民笑着打趣。

03

最开始的日子是平淡无奇的，和大多数男大学生一样，几个人早上一同出去，晚上依次回来，有时一起吐槽各个系里的毛病，李帝努说第一次上课就被老师抽上去解题，写了满满一黑板好不容易解出来，被老师轻飘飘地当作反面例子，在旁边写了两三下就可以得出结果的另一个算法。

李东赫和黄仁俊同属一个分院，前者滔滔不绝的说着系主任有多么难缠，咋咋呼呼的净吓唬新生。罗渽民一直安静地听着，在只黄仁俊说话的时候突然开口：“你们分院在哪？”

他这才转过头，有些无措和尴尬的看着那人笑盈盈的脸，不自在地摸摸后脑勺：南校最南边，新修的那栋楼。

话音刚落，对面人就露出一个惊喜的表情，他勾勾嘴角，对黄仁俊说：明天我去找你们玩吧，还没去过新校区呢。

于是他这才发现那人嘴也生得很特别，普通说话时都感觉在笑，笑着的时候就显得更灿烂。

心里觉得不自在，不知道是被吸引还是感觉到嫉妒，他不敢和那人走太近，他匆匆点头，话题被一旁滔滔不绝的李东赫给抢了过去。

第二天下课的时候他发现罗渽民等在他们班门口，随意穿了件宽大的白色外套和破洞牛仔裤，单肩背着个黑色书包，手上还拿着一本笔记，靠在墙上认真的翻看。

他挺高的，又很瘦，显得更高了，手腕和脚踝都很细，从袖口裤脚里露出那一截突出的骨头。黑色的头发有些凌乱，在正午的光线下被照得发棕。

周围有人在看他，艺术学院的女生，或者男生都或多或少带着一些自持的矜贵，主要体现在见到一些大场面时，大多数能表现得云淡风轻的样子。他们不习惯太过露骨的欣赏一件东西或者一个人，显得没脑子，也拉低了自己的档次。

所以在这条走廊上，没有孜孜不倦的议论，有的只是各种各样投在罗渽民身上的视线：装作不经意，装作偶然，但从未间断。

罗渽民在这之中很冷静，只是在翻着自己的书，很认真，像是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学习，眼睛都懒得抬。

黄仁俊看了一眼心下觉得不得了，他可不能和这样的人走在一起，这样的话自己会被对比得体无完肤，不仅仅是身高体格上的差异，他一直对自己的瘦小身板感到讨厌。可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带上自己套头卫衣的帽子，把几本厚厚的世界文学夹在腋下，想要悄悄的，跟着大部队混出去，这样那个人可能不会发现他，发现了也能装作才看到而避免尴尬。

心里惴惴不安地跟着前一个人，低着头只盯着脚下的路，他感觉到自己离教室越来越远，应该也离那个人越来越远了。于是他慢慢抬起头。

结果罗渽民就在眼前，那人眼神淡淡的，却定定的看过来，他在这一瞬间感觉到被看穿了所有的小心思，借口不断地在口边绕来绕去，但总是说不出来。因为眼前的人没有如往常一般和煦地笑，黄仁俊很确信：他分明是知道。

恐慌和不安潮水般向自己涌来，他害怕对方会一语道出内心自作聪明的小九九，把他这样莫名其妙的不友好摆到明面上来严格批判。

心虚，手缩在袖子里，紧紧的往里拽，脚跟石化了一样冻在地上，没有知觉的咬起了嘴皮。

他在沉默的尴尬里逐渐窒息，而对方依旧盯着他，像是故意盯着他倍受煎熬的灵魂，等到觉得他受到了足够的痛苦，那张形状精致的嘴才慢慢张开，

来了，

黄仁俊在心里做好了被戳穿的准备。

“为什么？”

听到的却是这么一句简洁明了的话，没有质问，也没有气急败坏，听起来就是单纯的疑惑。他不敢再看罗渽民的眼睛，仓皇的低下头，心跳如雷，他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像是避开一只怪物一样的避开罗渽民，这种行为在别人眼里或许会觉得莫名其妙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嘟囔着，觉得装傻是现在最好的办法。

罗渽民和他是截然不同的类型，挺拔，帅气，温和，成绩好又有教养，对谁都彬彬有礼，总挂着微笑。从不吝啬和全世界分享他优秀且闪耀的人生。

黄仁俊虽然性格活泼，实际上却是谨慎对待每一件事，小心翼翼又敏感的类型。在过去的十八年人生里，他身边要么是平凡的普通人，要么是和他差不多的有点优秀的人。他对应付这两种人很有心得，然而上了大学以后他才明白，世界上还存在第三种人，像是活在另一个神秘的世界里，他的外貌，行为举止和周身气场都和其他人截然不同。

黄仁俊小心窥视着这样一个新世界，一举一动都怕冒犯到了对方，渴望接近，更渴望只远远的接受那人的润泽。

那就是罗渽民。

那时候的黄仁俊尚且还不明白这些理由，只因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奇妙与卑微，欢喜与恐惧而感到痛苦。

“好吧，我懂了。”

罗渽民盯着他的眼睛总算是放松了，他点点头，退后两步，然后转身离开，并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和黄仁俊多说哪怕一句话。

04

而事情从那天以后就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代替一开始的尴尬友好，两人的相处明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针锋相对。

从罗渽民故意不理黄仁俊开始，那个人对待所有人都一样的温和，和所有人开玩笑，唯独撇开黄仁俊一人，不对视不接话，虽然同在一个寝室生活，却俨然把他当做透明人对待，连对宿管阿姨都比对他热情得多。

察觉到这点的黄仁俊心里很绝望，他没想到罗渽民是这么决绝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是自己先开始的，他也没办法把错怪罪在别人身上。

然而久而久之，他对这样的行为感到了厌倦，在每天催眠自己赶快讨厌那个人的情况下，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心理作用。他开始无视那个人的存在，并且故意与之对着干，具体怎么作对，大概就是罗渽民要他干什么，他就偏不干。

两个人床对床，桌对桌，每天早上一睁眼铁定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对方，于是一天的坏心情就由此而起。

早上因抢厕所而引发的争吵也不在少数，偏偏他俩都是个爱赖床的主，往往是李帝努早起弄完后叫着孩子们起床了，李东赫会第二个从床上依依不舍的爬下来，而等他洗漱完毕锣鼓喧天的叫两个还在梦里会周公的祖宗起床时，两人才会神智不清的从床上坐起来，又在和对方对视的那一秒同时清醒，然后计算着如何趁对方不备抢先下床占领厕所。

结果通常是罗渽民迈着他那双大长腿，总是比他快一步进去，然后悠哉悠哉的关门反锁，一呆就是二十分钟。等到他人模狗样的从厕所里出来看见顶着鸟窝头，眼睛边还有可疑代谢物的黄仁俊对着他怒目而视的时候，又会装作十分惊讶，讨嫌的故意道：不好意思，我还有十分钟就上课了，回见。

黄仁俊几乎每天都是赶着上课铃响踩着点走进教室，同时也伴随着衣衫不整，或还炸着毛。

睡得晚起得早，还没时间吃早饭，在教室里一坐就是一上午的课，饿得不行，全靠大课间李东赫的接济活了下来。

久而久之，李东赫干脆在早上出门前给他打招呼：今天要吃什么？你早上哪个教室？我放讲台上没人会拿吧？

这时候罗渽民讶异地从洗手间伸出一颗头，盯着黄仁俊：这么娇气？早饭都得给您送过去。

后者怒翻一个白眼：“拜您所赐，老子饿了小半学期都快得胃癌了。就是娇气怎么了？”

李东赫看着日常不对付两人，头大的关上了宿舍门，顺带留了一句话：还有二十分钟你快着点！

黄仁俊顺嘴回了个哦，然后依旧紧盯着罗渽民反应，以便随时作出下一步攻击。

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对方愣住了，半晌后露出了久违的尴尬神情，那人皱皱眉，思考了良久，把他手中的漱口杯抢过，眼里透着十分复杂的情绪。

一起用吧。罗渽民冷静地抿起嘴，然后沉默的走进厕所。神情严肃到令黄仁俊乍舌，忽然间也没了杠他的勇气，反之惴惴不安想着难道是自己惹那人生气了？虽然每日争锋相对的相处，但也从来没见过对方这么严肃的一面。

在这已经互相吵吵闹闹了一年多的日子里，到后来他逐渐明白，这其实是罗渽民替犹豫不决，懦弱又畏缩的自己选择的，能与他舒适相处的一种模式。

黄仁俊对这一点很感激，也为对方的这种不计较而自惭形秽。

他悄悄走到洗手间门边，罗渽民一语不发的盯着镜子刮胡子，而自己粉色的姆明漱口杯就静静的放在那人简约的蓝色漱口杯旁边，他走近一步，对方依旧盯着镜子，但默不作声地给他让了一个位置。

挤进去刷牙，尴尬在沉默中爆发，据他回忆，上一次这么窒息的时候还是大一刚进校他俩闹掰的那次。比起这样的尴尬，他突然觉得还是和对方吵架斗嘴更舒服一些，虽然吃不了早饭，还经常被气到七窍生烟。

想到这，又不得不佩服那人的确是聪明又成熟，在当年那样尴尬的情况下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心不在焉的刷着刷着，耳边突然响起一声低音，不同于往日的讥讽和故意冷落，此刻的语调十分沉着，莫名让人感觉到庄重：

“你应该告诉我。”

用的是不容拒绝的“应该”，罗渽民拿着电动剃须刀，从耳后滑到下巴，手抖了一下。

他的脸型很秀气，几乎是完美的瓜子脸，连下巴也过于尖锐。因此黄仁俊时常想这人连刮胡子估计都能省不少事吧。

“什么？”他一瞬间有些不知所措，毕竟他们已经有许久不曾如此正常的谈话了。

罗渽民弯下身沉默的洗掉脸上的泡沫，突出的肩胛骨和脊柱在那人直挺的背上跟着动作错落的起伏，他洗好脸，用脖子上挂着的毛巾随意的擦干脸上的水珠，刘海还湿着一部分，被他胡乱捞在脑后。

他看着黄仁俊，皱着眉紧绷着下颚，想是郑重考虑后才说出接下来的那番话：

“我一直都想问你，为什么？”

黄仁俊瞳孔紧缩，铺天盖地的紧张感将他淹没，不好的感觉顺着脊梁攀升到脑后，他祈祷着对方能就此打住，像原来一样笑着讽刺他，不要打破现在默认的，能够相安无事继续一起生活的相处模式，这样他也好理所应当的还击，不用去辛苦捡起以前便难以解决的问题继续思考。

可他没有，不仅没有，还问出了一年前没能说出口的话：

“为什么避开我？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艺术学院比其他分院早上课半小时？我…一直以为你有充分的时间——”

那人看着黄仁俊，认真到甚至有点痛苦，起码当时他是这么感受到了。

黄仁俊突然意识到他从不曾这么近距离仔细观察过罗渽民，他发现那人不仅是有着美丽的眼睛，笔挺的鼻梁和精巧的嘴唇。还有着黑眼圈，瘦到脸上没肉，嘴唇也是干裂的。他神情不总是明媚，此时甚至透着点疲惫，还有另一侧被遮住了，像是被剃须刀弄出的新鲜伤口。他也不总是笑，此刻他皱着眉，没有了以往的从容不迫，眼睛里是争先恐后挤在一起的无奈，委屈和迷茫。

黄仁俊对罗渽民的不完美和虚弱的一面感到很惊恐，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罗渽民比以前更加具体，他脑海深处对这个人的欣赏，崇拜，嫉妒和不甘再次席卷而来，并且对自己发现了“这个人也是有瑕疵的。”这点而感到狂喜，好像共享了罗渽民别人不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亲近他

黄仁俊对这样的感受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恐惧，对那人脸上浅浅的伤口也感到尤其刺眼。腿一软，险些和地面来个亲密接触，好在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拉住了。

罗渽民那双眼睛深深的看着他，经历了千万分的挣扎才犹豫着开了口，黄仁俊感觉到他根本不想问出那句话：

“你讨厌我吗？”

“我很在乎这一点。”

那天早上的发言改变了一切。

05

“大哥，你不用从你和罗渽民转折点开始回忆起的。”李东赫抱着头，无奈的看着黄仁俊将他与罗渽民的件件小事一一梳理，只为最后像现在这样愤恨的抱怨一句：“他以前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们在一个小时前与他们的另一半室友不欢而散之后，来到了咖啡厅，李东赫看黄仁俊心情不好，主动提出要请他喝东西，谁料到这小子毫不客气的点了最贵的饮品和蛋糕，李东赫肉疼得要死，结果转头看那人焉了吧唧的嘴脸，又只好悻悻的闭上嘴。

约莫着又过了小半个小时，咖啡厅里传来李东赫震耳欲聋的叫喊，伴随着拍打桌子的的响声。引得黄仁俊频频向周围人道歉，指着李东赫陪笑：这倒霉孩子就这样。

“你才是倒霉孩子，行啊你黄仁俊？行啊你俩！”李东赫瞪着他那双圆溜溜的眼睛，露出一脸被背叛的表情，黄仁俊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视线，心虚的扣着桌上的商标，被对方“啪”地打开手：“你俩保密工作不错啊，谈了小半年了居然都没让我们发现？怎么不去当情报员呢你！”李东赫气极反笑，对着眼前一张急忙打着哈哈的脸开启了十级嘲讽。

“这，这不是——”

“告诉你了么。”罗渽民舔舔嘴唇，漫不经心的撑着下巴，对眼前目瞪口呆的李帝努熟视无睹。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李帝努试图平复内心世界被颠覆的冲击，罗渽民和黄仁俊，这两个前水火不容的冤家什么时候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好上了？！

罗渽民笑弯了眼睛：四个月前——

四个月前，也就是大二下学期，他和罗渽民破冰的半年后。

这半年里可以说是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从一开始黄仁俊的再度逃避到罗渽民的穷追不舍，他终于向对方坦白了自己最开始那些莫名其妙举动的原因，虽然他到现在也没能思考出个所以然，不过既然罗渽民想听，而且是经过半年死磨硬泡程度的想听，他决定告诉他。

那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罗渽民来他们班接他，两人说好了一起去新开的食堂吃中午饭。

“我不是很懂。”罗渽民皱着眉，眨着眼睛：“你说你故意避开我是因为你怕你控制不住想接近我？”

黄仁俊郁闷的绕了绕头发，把自己包在套头卫衣的帽子里，仓皇点头。

“不是，我又不会吃了你。”他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猝不及防的笑出声，自己为之苦恼了一年的问题居然是为了这么，这么一个，令人无语的原因。

“为什么怕接近我？”他看着眼前被抽绳缩得只剩一小张圆圆的脸的人，伸手想把帽子往上抬一抬，一边想着这样真的看得到路吗，一边又觉得对方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假装不害臊的模样很可爱。

“我不知道啊啊啊啊你能别问了吗！烦人！”黄仁俊气急败坏的从罗渽民手里逃出来。

“不行，我不是给你说了？我很在乎这一点。”罗渽民冷下脸，两手捏住黄仁俊的脸往上抬，自己则弯下腰，勉强看到了对方的眼睛：“也很在乎你。”

“…………”黄仁俊觉得脑子发晕，感觉眼前人的脸和他说的话一样不清晰，他万万没想过会是这样的一个场面，太过仰慕甚至到了恐惧这样疯狂仰慕对方的自己，现在居然能在本人嘴里听到“很在乎你。”这样不真实的话。

能想象吗？

从初见起就毫无理由的总是做些令人不自在举动，到熟识后毫不留情的争锋相对，他们居然还能迎来这么心平气和认真交流的一天。

就连黄仁俊都觉得自己既像个神经病，又像个痴汉，他罗渽民怎么都不会这样觉得呢？

这个想法一出来，更是令他头晕目眩。

“我，”他艰难的开口，真的是很艰难，任谁都对着神经质的想法都会感到难以启齿吧。

好在对方冷静而严肃的听着，只是不自觉舔舔发干的嘴唇，似乎做好了不论他说出怎样的话都会好好接受的准备。这一点给了黄仁俊勇气，他支支吾吾的开口：可能，也许，八成，大概，好像——

对方挑挑眉，叫他别废话似的捏了捏脸，于是他脖子一梗：

“是因为你太优秀了。”

“虽然世界上比你更优秀的人也许还有很多，但对我来说，你从一开始就很特别。”

“不是很明显吗？你长的好看，身材也好，品味也好，懂事，还总是笑盈盈的。对了，成绩也好，脑子很聪明，虽然缺心眼…，现在听起来可能很肉麻，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内心很想靠近你，但又觉得靠近这样的你的自己很差劲。才那样的——”

“吧。”

黄仁俊两手一抽，把帽子开口缩到只留了一张嘴说话，其他部分则被蒙在黑暗里，似乎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

毕竟真实的想法总是很令人羞耻，但意外的，把这些话全部说出来之后居然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虽然他觉得自己可能要被看扁了。

他想好了，如果罗渽民嘲笑他，就跟他拼了，回到以前那种吃饭吵架睡觉的状态也没什么不好。缩在帽子里自暴自弃的这么想着，结果等了好一会，对方都没有反应。四面传来清凉的风，让他恍然间产生了罗渽民可能听见他这些疯话后掉头就走了的怀疑，于是急忙解开帽子，甩甩头，再抬起来，就对上了他的眼睛。

罗渽民定定的站在自己面前，面无表情地一点点靠近，把他逼到退无可退，硬着头皮靠在树干上也还没有停，直到凑到咫尺之间，近到能数对方有多少根睫毛。

而他确实也这么干了，在黄仁俊懵逼的时候，十分严肃的，像研究标本一样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面前人秀气的眉毛，高高的鼻梁，湿润的杏仁一样的眼睛，和尖尖的虎牙。

然后在沉默的氛围里缓缓勾起嘴角：

“还是很漂亮。”

“啥？”黄仁俊为眼前人不明不白的一句话感到头晕眼花，不对，是从对方靠近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晕了。

代替回答的是罗渽民上扬的嘴角和一声轻笑，那人伸手把自己的帽子戴上，在视线一片黑暗前只看到那张尖细的下巴。直到嘴唇上传来另一种软软的触感，他才意识到：罗渽民亲他了。

“你啊。”黄仁俊感觉到自己被那动听的低沉嗓音所拥抱，他来不及分心去幻想此时此刻的罗渽民是什么表情，因为——

“从我对你一见钟情的那一天起，一直很漂亮。”

罗渽民这么对他说了。

06

李东赫听完整个狼狈为奸（他是这么形容的）的故事后，无话可说的盯着眼前明显因为陷入回忆而有些荡漾的，自己三年的好兄弟，忽然发现自己还真是头一回见到他这副表情。

李东赫摇摇头，眯着眼睛无奈感叹：爱情真是可怕啊！

“所以，”他打起精神，清清嗓子，双手交叉握拳，嘴上毫不留情：“既然你们这对狗男男如此甜蜜，那请问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呢？”

“还有，你说罗渽民的小女朋友，又是怎么回事？”

他微眯着眼，犀利的刺向对方，果然，话音刚落，眼前人的脸色顿时比铁还青，硬着脖子发出一声轻蔑的哼唧：

“这你要问他。”罗渽民冷着脸，生硬的回避了李帝努的提问。

“大哥，他在这么？”李帝努无奈地搅了搅杯中的咖啡，觉得自己一天当中被好友告知他谈恋爱了，还是和自己的另一个好友谈恋爱了的一次打击过后，又被两人当初是如何定情的甜蜜回忆给二次爆击，现在还得耐着性子给原以为是好兄弟再次闹掰，其实却是小情侣日常闹矛盾做开导。

李帝努闭着眼睛揉揉眉心，平日里总是弯着的笑眼在此刻总算是严肃的睁开：“你就直接说了吧。”

罗渽民烦躁地按着太阳穴，开口：

一个星期前——

他给我说我们四个月纪念日那天没办法一起过，因为有个很重要的演讲要准备，对于这点我到没有生气，反正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多的不是。

罗渽民清清嗓子，想要给李帝努强调自己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不过后来我发现，在纪念日前一天刚好有一个他一直想去的展览在展出，我想既然明天不行，那今天也可以过。所以我弄到了两张票，悄悄去他们班找他。

“等等，你说的该不是上次我约你去打球，你却说老师要你编码去不了的那个下午吧？”

李帝努瞪大眼睛，浓烈的背信感从脊背上爬上来。

罗渽民面不改色：然后，我就去了南校区…

“不要给我转移话题啊臭小子！”这么想起来好像在那之后自己也去问了黄仁俊要不要一起，结果也被某个理由回绝了……男人谈了恋爱都是一个样！

李帝努痛心疾首，碎碎念道自己又失去了两个好兄弟。

罗渽民漫不经心瞥了一眼桌上的人，理了理发带的位置，换了一只腿翘着，懒洋洋的靠在椅子上：

我到的时候刚好是他们课间，于是就给他打电话了，为了隐藏，我特意装作才下课很累的样子，问他在哪儿，他很明确的告诉我在上课，我挂了电话，准备直接进去给他一个惊喜。可是，他根本不在那堂课上，问他同学，都说他好像请假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当时我没多想，心里还想着会不会是去北校区找我了，所以我又往回走。结果你猜？

说到这，眼前的人咬紧了牙，眼里天寒地冻，罗渽民一字一句的说：我路过操场，发现他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坐在草地上，有说有笑，更可恶的是，他居然对着别人笑得那么可爱？

“……你这重点不对吧。”李帝努小声逼逼，被罗渽民一个眼刀杀到乖巧闭嘴。

真正令我生气的是接下来的一幕：那个人给了他什么东西，他很高兴的从草地上跳起来。对，就是对我经常撒娇的时候才会做的那样，他在别人面前做了。我当时很生气，所以。

“所以？”李帝努很配合的抛出了疑问句。

结果眼前的人缓缓勾起嘴角，眼睛亮闪闪的迸出光芒，连语调都愉快了不少：所以，我走过去给那个人展现了一些‘技术’表演。

罗渽民笑眯眯的伸出一根修长的手指，在李帝努沉默无言的表情面前，摆出一个“1”的手势。

“你能相信吗？他居然二话不说走过来把学长一个过肩摔——一个过肩摔！那动作自然流畅完全不拖泥带水的。当时我就懵了，无语啊c，你说他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黄仁俊翻着白眼对李东赫控诉，后者叹了一口气，心里替大四学长抹了把辛酸泪：“那你怎么不告诉他，你逃课去找那个体育系的学长是为了代课，好在纪念日那天给他惊喜呢？”

黄仁俊闷闷不乐道：“我当时都懵了，回过神来才发现他冷冷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妈的一大男人溜得比兔子还快。我求人学长帮忙，结果人被打趴在哪里动弹不得，你说我是跟偶像剧似的冲上去拽住罗渽民胳膊‘你听我解释！’还是把人学长扶起来送医务室然后好一通赔礼道歉呢？”黄仁俊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到最后简直是一拍桌子，痛饮了一整杯白开水，才解气似的呼了一口气：“再后来那小子就不理我了，我一开口他就戴上耳机打游戏，明明技术那么烂。”说到这黄仁俊头疼的扶着额头：“当初真是脑子进水了才会觉得罗渽民是天外飞仙，月色雪色外的第三种绝色，根本就一小学鸡我告诉你。”

“再然后，就是几天前，他开始莫名其妙的和别人打暧昧电话，我本来不想和他计较，是昨天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又翻个白眼，恶狠狠的陈列罗渽民做的那些过分的事。

“那你打算怎么办？”同一时空下不同的地点的两个人同时开口，总算说到了关键之处。

罗渽民一声冷笑，“在他给我道歉之前，我是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黄仁俊阴沉着脸，“分手，必须分手。这日子我算是过不下去了。”

07

一个平静的夜晚，607寝室无比和谐，因为罪魁祸首都不在这。

黄仁俊被李东赫死皮赖脸拜托去替他看一个歌剧表演，要求写2500字以上的艺术鉴赏。

文青本来郁闷的时候就找不到事干，再加上对方约定请自己喝饮料，黄仁俊想也没想，干脆就直接去了。

而罗渽民则是把自己关在机房疯狂编程，好几天没见着人影，手机还关机，几乎可以说是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络。

李帝努一脸严肃地表示：想要圆满解决这件事，彻底换回607寝室的内部团结，就必须制造两个人单独相处，解开误会的机会。

我已经把黄仁俊支出去了，所以，

李东赫凝重的补充道：关键就在于联系上罗娜，让他俩单独见面。

于是当口信通过层层转达，终于传递到坐在电脑前带着眼镜蓬头垢面疯狂敲代码的罗渽民耳中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室友说黄什么俊的这几天一直没吃东西，胃肠炎犯去校医院了。

罗渽民冷冷地回了一个：哦。

等人走后，心烦意乱地发现在界面上滚了一圈键盘，整个程序崩了。他阴着脸，拿起旁边的外套和帽子转身出了门。

黄仁俊此时刚出宿舍，准备去校门口坐公交去市里的剧院，结果刚走没几步，经过校医院时，远远地就瞧见一个熟悉的高瘦身影，急急的奔向医务室。

他揉了揉眼睛，不自觉往那边走了几步，才在路灯的照射下看清了罗渽民那神色阴郁的脸，然后猝不及防的和对方对上了眼神。

那人看见他的时候一愣，而后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一样，扶着额头在路灯下叹了口气，修长的身影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影子。

黄仁俊对对方的突然出现感到一头雾水，他挠挠头发，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但也没有主动走上前去和解的勇气。只好撇着嘴，脚步生硬的转身，朝校门口走去。

已经是十月份了，他坐在公交站台的木椅上，惆怅的想着当时还是在剩夏的六月份和罗渽民在一起的，夏天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分享同一根冰棍，一起游泳，一起出去旅行，大半夜睡不着跑出去抓萤火虫，睡到下午在民宿开着空调吃西瓜。

他们的恋爱好像不同于大部分的人：从最初的羞涩到热恋期的火热最后再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归于平静。事实上，“在一起”这件事，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转变，也许是他们两个都太特殊了，即使从一开始就对彼此心存仰慕，还能面不改色的当一年的冤家和半年的朋友。

所以没有轰轰烈烈，变成情侣后也还是按照以往的相处模式过着日子，大部分时间都合得来，少部分时间用来斗嘴。比起朋友和敌人两个时期，唯一变化的大概就是自然而然的身体接触。牵手，拥抱，接吻，因为心存爱意所以坦坦荡荡的想要与对方更加亲密，虽然暂时还没到最后一步，但他们从不会在意这件事多久会发生，也许是这次，也许是下次，也有可能在更久的以后，反正无论如何，是迟早的事，他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热烈且舒适，这是他对这段感情的映像。

黄仁俊一直以来都是很仰慕罗渽民的，并且也于四个月前知道那个人对待他也有着不亚于自己的热情。他们会在精神上小心翼翼的不断拉扯，只为了确保对方身边的位置只属于自己一个人，因此恋爱的过程就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在意的从来不在于是你付出多一点还是我，而是各自有着怎样的筹码，足够得到对方更多的爱。

他们默不作声地悄悄给自己增加在彼此心中能够更重一些的条件，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费尽心思的，谁多得到了一点对方的认可，谁就赢了。

比起“我离不开他”的想法，“我要他离不开我”才是两个人最在乎的。

他们太看重与彼此之间的斗争，因此在不小心有外人介入之时，整个世界才会地动山摇，因为没人懂得如何化解爱人之间的醋意，才爆发了更大的战争。

黄仁俊盯着道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小心就陷入了对这段感情的思考，他皱着眉头，无知觉地咬起了指甲，像是考量一部文学作品里的深意一样分析自己的爱情，他很烦恼，觉得自己无法解决什么情感危机，因为他们好像时刻都处于危机当中。

这也是彼此最被吸引的原因之一。

08

街道上出乎意料的冷清，在通往剧院的途中有一条林荫道，落叶一层铺着一层，黄仁俊踩着这些叶子，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风从发丝间穿过，激得头皮都发凉。

环境越是萧瑟，他的想法就越是凋零：他不正常，罗渽民也不正常，又怎么能有一段正常的感情？也是头一回认真考虑：他和罗渽民也许不合适。

“黄仁俊。”

他一边想，一边觉得听到了那人的声音，心里觉得自己很可恨，明明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罗渽民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很少会激动，所以很少高声喧哗。他不需要用提高音量这种方式来树立自己话语的权威性，他站在那里，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听他的话。

即便如此，在叫黄仁俊名字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具体是什么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让他觉得自己普通的三个字变得截然不同，语调与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区别开来，只有叫他名字的时候，熟悉的低音才会带着隐秘的笑意。

“黄仁俊。”

又是一声，这下彻底把他从思绪里惊醒，他眨巴着眼睛转身，罗渽民就在身后不远处，站得笔直，看不清脸上的表情。不是幻听，是确实在叫他。

卧槽。

脑子和身体一同冻住，眼见着对面的人朝自己走来，情急之下他突然爆发出一声：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报警了！

……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他妈什么傻逼啊。黄仁俊狠狠闭上眼，在心里骂了自己八百次。

不过好在这话还是起了效用，虽然他不敢想罗渽民此刻会觉得多无语，但起码他没再往前走了不是？

“你报什么警？警察可不管家事。”对方静静的笑起来，黄仁俊都能想到那张脸上会浮现什么表情。

“家你妹，别乱说！我和你完了！”他硬着脖子，不允许自己退后半步。

“完了？什么完了？是之前定的那些原文书，才到的限量模型，新画板新颜料，还有一个月后的日本旅行，你是说这些都不要了的意思吗？”对方咄咄逼人，每多说一个字黄仁俊就感觉自己心在滴血，身上的每一块肉都在隐隐作痛。

他咬着牙：“罗渽民，你这个资本主义的败类！”

“败类怎么了，重要的还不是资本。”对方悠然地回答。

“你少拿钱威胁我，你以为我是那种肤浅的人？”

“傻孩子，这里边也有你的钱好吗。”罗渽民笑起来，趁黄仁俊仔细思考是在哪个环节把自己私房钱投进去了的时候不知不觉走到了他面前，吓了正在思考的人魂飞魄散，转身就要跑——

当然是被拉住了，动都动不了。

他咬着牙使劲儿，对方依然轻轻松松的站在那里，好像只有他是个白痴似的，最后累了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扶着膝盖缓着气。心想罗渽民太可恶了，原来都不知道他力气这么大，那么以前那些打打闹闹算什么啊？

抬头又郁闷又愤恨的瞪着眼，对方似乎也感觉到了眼里的情绪，他脸色苍白，眼里还全是血丝，不过还是勾起嘴角：别误会，之前不是故意让你。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现在这情况？”黄仁俊气急败坏的干脆坐地上，只留一只手让那人拉着，然后就不动了。

“我根本没想着要和你打架，也就不存在让不让的问题吧。”

罗渽民笑得一口大白牙，在这黑漆漆的夜里着实瘆人，黄仁俊被那人脸皮之厚，说辞之无耻给震惊到嘴都关不上。

“……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些东西我没记得我花了钱。”他硬邦邦的扭过头。

“嗯，某种意义上是没有。”罗渽民平静地点头，在黄仁俊想要反驳的时候慢慢蹲下来，故作严肃，本来轻飘飘的声音更没有重量：

“但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我亏了你能好过吗？这么想想，你要和我分开你心不心疼？”

黄仁俊迟疑的点了点头，隐隐约约觉得有哪里不对，但绕进那人的逻辑地狱他向来是走不出来的，即便知道那人多半是胡说八道。

想到这他心烦意乱的胡乱摇头，本来开口想反驳些什么，抬头对上了眼前那张憔悴的脸：罗渽民眼底发青，依旧笑眯眯的。

黄仁俊皱眉，只感觉怎么短短几天内这个人又瘦了？眼眶都快凸出来了，他伸手摸摸对方的脸，也是干巴巴的。

“你是不是不好好吃饭了？”他没注意到自己已经忘记之前想说什么，和徒然冷了八分语调。

“嗯，吃不下。”罗渽民撇撇嘴，眼看着黄仁俊就要生气，赶忙露出一个委屈兮兮的表情，声音也干干的，低低的：“没你陪我吃饭，我就懒得吃了。”

黄仁俊一愣，只觉得那人的下颚线尤其硌手，心里隐隐做痛，表现出来就有些强硬：“你神经吧，吃饭还要我陪？我哪里好？我现在都觉得我们可能不合适，不然为什么老折磨对方。”

“合不合适你说了不算。”罗渽民小声嘟囔了一句，然后把头靠在黄仁俊颈窝上，像是十分疲惫的人终于能够睡上一觉地舒了口气：

“你要我解释你哪里好，我说不出来。”

“……”

黄仁俊感觉心底的暴躁在一秒钟内揭竿而起，又在下一秒消失得无影无踪：罗渽民像只小猫一样的蹭着自己，头发因为才漂过非常毛躁，扎在皮肤上痒痒的。那人手臂从腋下穿过，轻轻地抱着他，像是对待十分珍贵的宝物。

他声音平静而理性：

“你脾气好还是坏，优点多还是缺点多，有没有大家都有的毛病，这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不管我说什么，都是因为爱你而找的借口，所以我不说。”

罗渽民在他耳边轻轻笑了起来，像是惩罚他先让自己妥协了一般在黄仁俊的脖子上轻轻咬了一口，力度刚好可以留下一个牙印：这次我错了，太鲁莽了，而且后来也不愿意听你解释。

黄仁俊咽了咽口水，觉得心脏处的血液随时都有可能炸开来。如果现在是白天，那么他一定很丢脸，因为所有人都能看见他爆红的皮肤和因为头晕目眩而疯狂眨巴的眼睛了。

他想：好烦，总是招架不住败下阵来。

罗渽民抬起头来给他理了理刘海，撇撇嘴，他的长睫毛扑棱棱的，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

“原谅我吧。这样陷入爱情，我也是第一次啊。”

没等那人再说些什么，感受到一缕清风从耳后滑过的时候，黄仁俊伸手，绕过那人纤细的脖颈，在后颈处十指交扣。看着那双眼睛，他一直觉得罗渽民眼里的自己总是很真实，不论是第一次见面时倒映出来的那个因为过于害羞紧张，而笨拙地转移视线的自己，还是现在，脸颊发红，眼底是狂热的迷恋的自己。都很鲜活，比他看到的，朋友，老师，父母看到的自己，都要更完整，更充实。

他凑上前去，感受到罗渽民的鼻尖抵着自己的鼻尖，两个人便都笑了，随后黄仁俊微微错开一个角度，贴上了对方柔软的唇。

忽然间，漆黑的夜不再漆黑，零落的叶不再零落，冰凉的风，寂静的街也一点都不阴森了。

他只知道他在月光下和罗渽民接吻，

所以夜色真美。

-尾声-

等两个人把歌剧表演的事忘到天涯海角，腻腻歪歪十指紧扣出现在607的时候。

李东赫承认，他心里是既庆幸，又不爽的。

“所以你就把我的歌剧表演给忘了？”

“对不起嘛！”黄仁俊笑眯了眼，假装打了一下眼前的人“明天哥哥请你吃饭？”

“你少给我来这套。”李东赫斜着眼

“行了行了，还是来听听具体情况吧。”和事佬李帝努笑眯眯的把椅子拖过来，一边搂着罗渽民肩膀一边问：“哎对了，渽民晚上打电话的——啊！”话说了一半，立马被旁边的人给狠狠的掐了一下，罗渽民自然而然转身挡着李帝努痛苦的脸，疯狂给对方使眼色。然而好像还是晚了一步。

“哦对，我都差点忘记了这茬。”

黄仁俊轻快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李帝努感觉眼前的人身体一僵。

“渽民啊，你说说啊。”黄仁俊笑眯眯的，似乎只是在问一会去哪里吃饭。

“那个，东赫啊你之前说的那件事我好像忘了”察觉到氛围改变的李帝努恍然大悟一样拍拍手，一脸正色，快步走向门口，无视了李东赫求救的眼神坚定的开溜了。

“是谁？”黄仁俊问。

“嗯嗯？”罗渽民装傻。

完了，这个开场，李东赫非常熟悉，两年来一直备受这对冤家的折磨，他们会先心平气和的你来我往式回答问题，然后是随着黄仁俊逐渐暴躁的罗渽民逐渐兴奋，经过这两个固定流程后，情况会急转直下，在恶语相向大打出手的边缘疯狂试探：

“我问你是谁？”

“谁啊。”

“打电话的，你别给我含含糊糊的。”

“这不重—”

“不重要？你叫谁来气我我还没有知道的权利了？”

“不是，你别着急。”

“你们在一起了！”

“怎么可能？你不要想多了好吧，我请人家帮忙说好了不会透露她名字的。”

“呵，你觉得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男人？”

“不然—不，你当然不是。”

……

真了不起啊了不起，李东赫无言的望着你来我往丝毫不肯让步的两个人，突然觉得内心很疲倦，也觉得为这两个人感情操心的自己很傻逼，因为无论如何：

战争是绝对不会停止的。

于是他第三千五百六十六次换上楼道热心大妈，街道友善路人的劝和嘴脸，然而连“有话好好说”的“有”字都没说出口，就见皮笑肉不笑的黄仁俊，和铁了心划水的罗渽民一同转过头来，异口同声：

“闭嘴。”

…………

李东赫委屈到呕吐：

日，老子包夜去了！

end.